

2014 年盘龙城杨家嘴遗址 M26、H14 发掘简报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2)

(湖北 武汉 430077)

盘龙城遗址博物馆筹建处

(湖北 武汉 430312)

摘要 2014 年 12 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等单位在盘龙城杨家嘴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工作,清理了 M26 和 H14。其中 M26 出土铜器、玉器、陶器、漆器共计 14 件,从器物形制以及纹饰风格看,M26 的年代为二里岗上层较晚阶段,H14 年代接近。M26 随葬品常见“碎器”现象,为进一步了解商代“碎器”葬俗提供了重要材料。

关键词 盘龙城 墓葬 商代 碎器葬

中图分类号 K87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327(2016)02-0023-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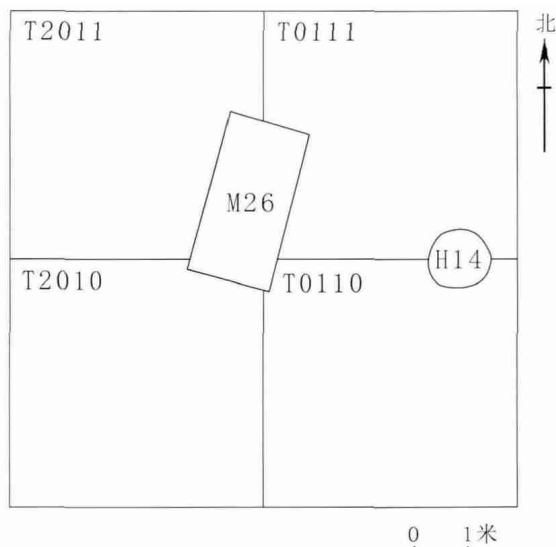
2014 年底,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在盘龙城杨家嘴遗址进行测绘工作,于地表发现裸露的铜片等遗物,随即在此处布方进行发掘。发掘证实铜片所在为一处墓葬,编号 M26。在 M26 的东侧 3 米处发现一个灰坑,编号 H14。两处遗迹均位于杨家嘴遗址东南部,临近盘龙湖湖边,处于盘龙城大遗址保护区划的 Q2212T2011 和 Q2312T0111 的交界(图一)。该处地势较低,海拔约 20.7 米,丰水期位于水位线以下,枯水期方才显露出来。M26 和 H14 出土的遗物有铜器、陶器等,现将其概况简报如下。

一、M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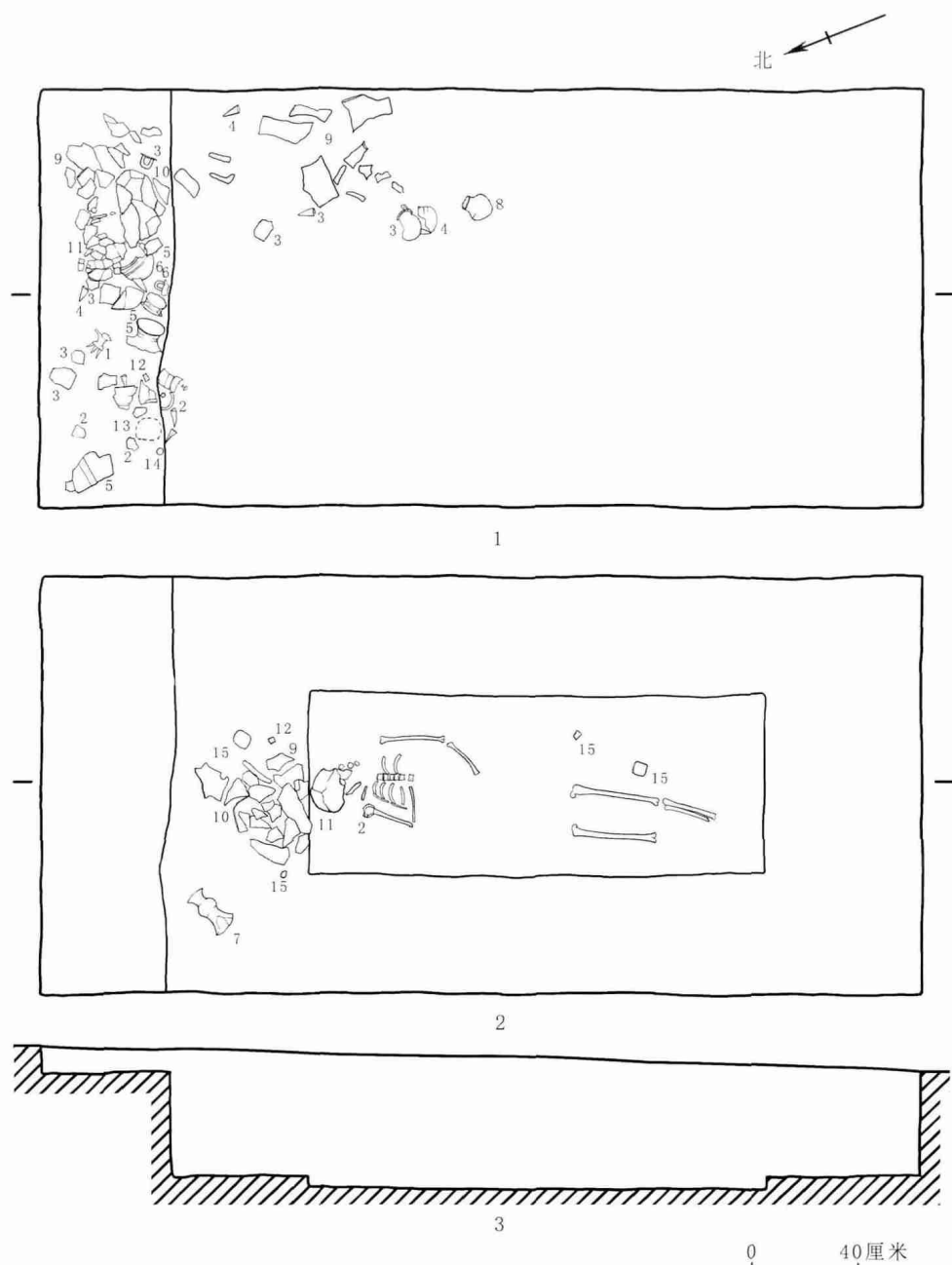
(一)墓葬概况

M26(图二),由于湖水的常年冲刷,填土已被大量侵蚀,随葬品中一件铜鼎裸露于地表,但墓室剩余的部分未经扰动,保存较完整。该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壁陡直,墓坑长 3.3、宽 1.6 米,残深 0.46~0.54 米,填土呈灰褐

色且夹少量黄斑,墓向为 20°。北部有一生土二层台,宽 0.48、高 0.42 米。葬具为单棺,棺痕长 1.8、宽 0.7 米,此范围内土色偏黑,于东侧和南侧发现成片的朱砂,棺外北侧也可见朱砂的痕迹,面积约 0.04~0.08 平方米。墓主骨骼



图一 M26、H14 分布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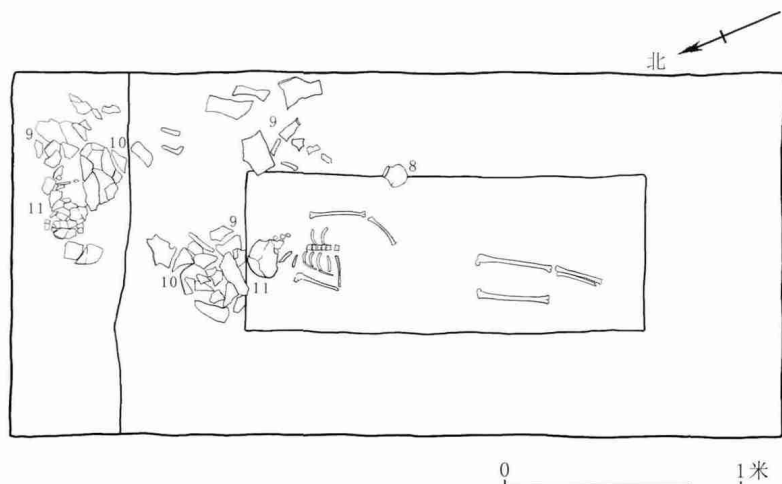
图二 M26 平、剖面图

1.铜爵 2.铜罍 3、4、6.铜鼎 5.铜尊 7.铜觚 8.陶壶 9.陶盆 10.陶器座 11.陶罐 12.玉柄形器 13.漆
14.圆陶片 15.朱砂

保存较差,仅见残痕。仰身葬,右前臂横置于胸前,左前臂置于腹部,头面向东。

M26 的随葬品包括陶器、青铜器、玉器和漆器。陶器多呈碎片状散布于二层台上和棺外北侧(图三),包括两件器座和罐、盆、壶各一

件。青铜器和漆器主要集中分布于二层台附近(图二,1、2),包括铜鼎、觚、爵、罍、尊和漆豆各一件,另有两件铜鼎(M26:3、M26:4)位于棺的上方。玉柄形器残,主要分布于棺与二层台之间,有一块残片置于墓主左腿骨东侧。



图三 M26 出土陶器分布图

(二)出土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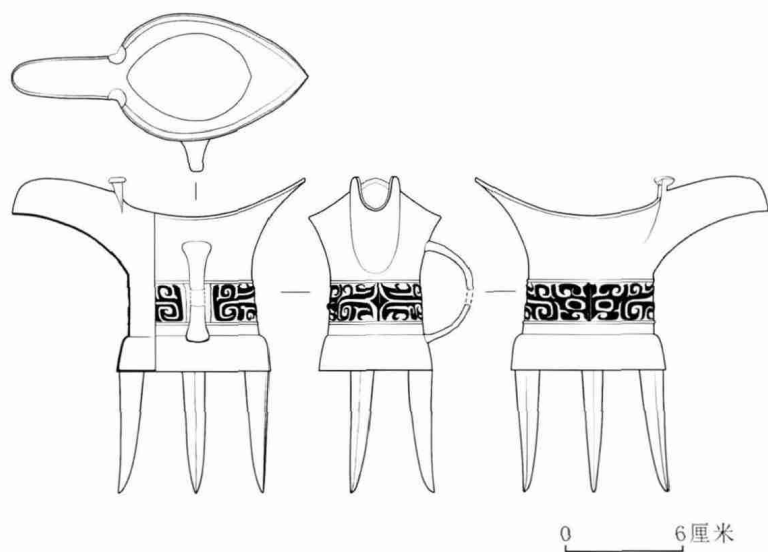
1. 青铜器 青铜器修复未完成。

爵 1 件(M26:1)(图四:图版一)。出于二层台中部, 鋬朝上, 器身侧置。出土时该爵外形完整, 但流、尾与器身之间有明显的裂隙, 朝下一侧的器腹碎成 3 块, 碎片之间拼合度较高, 另见有一处凹陷的痕迹(图版二)。根据爵的形态推测, 应是人为打击导致器身破碎, 下葬时爵的全部残片均置于一处。爵器身横截面呈椭圆状, 长流微上扬, 尾较短, 略高于流, 残柱短小, 立于流折处, 折腹, 平底, 底部可见烟炱痕迹, 带状弧形鋬, 三尖锥状实足。鋬两侧有两组相对的夔纹, 与鋬相对的一侧饰一组兽面纹。流、尾间距约 15、通高 16.5 厘米。

罍 1 件(M26:2)(图五)。出土时呈 14 块碎片, 其中一块位于墓主右肩胛骨下, 其余碎片散布于二层台西部约 0.3×0.4 米的范围内(图六, 1)。罍主要破损于柱帽与口沿、鋬与器腹、器腹与器底、器底与罍足等连接处, 器腹亦碎成 5 块(图版三)。整理发现这件罍拼合后可以组成完整的器形, 但接合处多见变形和错位(图版四), 从其破损情况推测应该是人为打击导致其破碎, 之后下葬时将碎片置于墓中不同位置。罍敞口, 外沿加厚, 口沿上立双柱, 柱帽为伞状, 束颈, 鼓腹, 与双柱相对的一侧接单鋬, 平底下接三棱锥状足。仅在上腹部饰一周纹饰, 其中鋬两侧为夔纹, 与鋬相对的一侧

是兽面纹。两足下部内壁附着白色物质, 足上部和器底外壁可见烟炱痕迹。

鼎 3 件。M26:6(图七:图版五), 出土时侧置于二层台中部, 一只鼎耳脱落, 位于该鼎西南约 10 厘米处。朝上的鼎腹较完整, 其与脱落的鼎耳的连接处可见一圆形凹痕(图版六), 朝下的鼎腹破损成若干碎片, 碎片与器身混出于一处, 另有一长条形凹痕(见图版五), 口部也可见明显的凹陷和形变(图版七), 推测是人为打击导致该鼎破损, 随后下葬时将该鼎大部分残片置于一处, 仅将一只鼎耳于稍远放置。鼎敛口, 折沿, 沿外圈加厚, 上立双拱形耳, 方唇, 鼓腹, 圜底, 三空锥足, 上腹部饰有三道弦纹。鼎耳与鼎足呈四点配列式。器腹一侧有一块圆形的补铸痕迹, 器底可见烟炱的痕迹。口径 16 厘米, 高 20 厘米。M26:3, 出土时呈 8 块碎片, 其中残破的器身和一只鼎足位于棺上方的填土中, 其余碎片主要分布于二层台中部约 0.8×0.3 米的长方形区域内, 另有一块残片出于棺与二层台之间(图六, 2)。其形制近似鼎 M26:6, 但其上腹部饰一周兽面纹。M26:4, 器身与 M26:3 鼎的器身处在同一位置, 两个鼎足与器身分离, 其中一个位于二层台中部, 另一个位于墓室东北部, 靠近二层台的位置。这件鼎的器身保存较完整, 不见任何击打的痕迹, 但其横截面已近似椭圆形, 应为埋藏挤压导致。形制近似鼎 M26:3。推测下葬时其



图四 铜爵 (M26:1)



图版一 铜爵 (M26:1)



图版二 爵身凹陷痕 (M26:1)

器身被放置于棺的上方,然后其余碎片被置于墓室的北部(图六 3)。

尊 1件(M26:5)(图八 1),出土时呈13块碎片,散布于二层台中、西部,约 0.9×0.4 米的长方形区域中(图六 4)。这件尊与M26:2甗情况类似,主要破损于肩与腹部、腹部与圈足的连接处,器腹亦破碎为9块碎片(图版八)。拼合后该尊较为完整,拼合处多变形和错位,推测亦是人为打破,随后在下葬时置于二层台上。尊敞口,束颈,折肩,鼓腹下收,高圈足。颈部饰有三周凸弦纹,上腹部饰有一周兽面纹,圈足饰有两周凸弦纹,并加饰三个等距的十字形镂孔。口径14、肩径19、足径12.5、高27.5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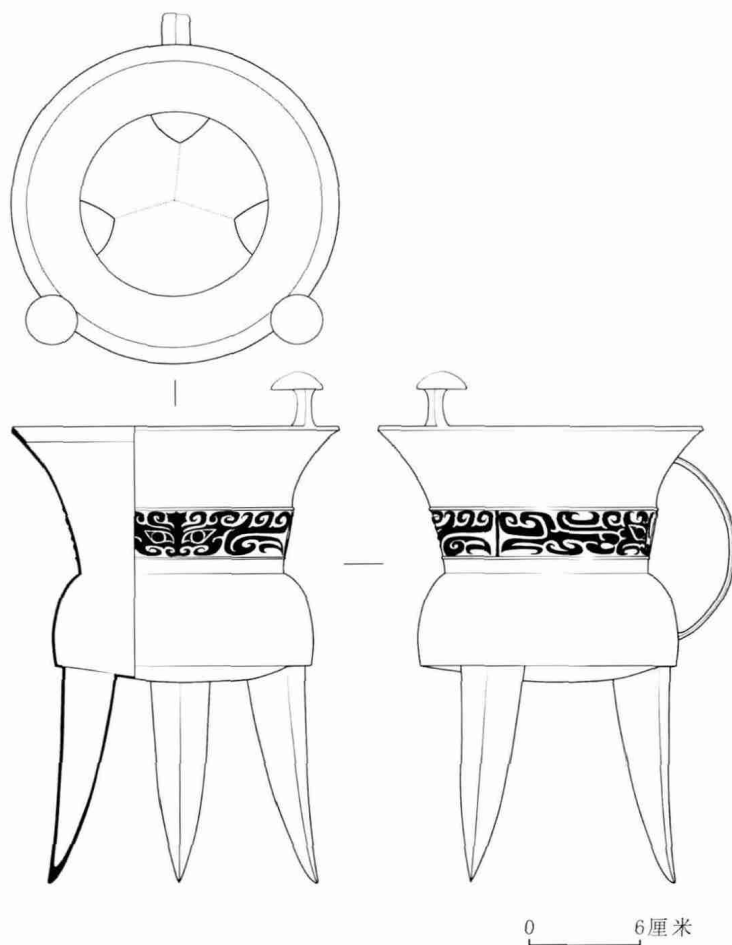
觚 1件(M26:7)(图九)。出土时侧置于

墓室西北角,靠近二层台,接近墓底,保存完整。觚敞口呈喇叭状,腰部较粗,略外鼓,上饰一周两组兽面纹。腰上部饰一道凸弦纹,下部饰两道凸弦纹,并加饰三个等距的十字形镂孔,圈足外侈。口径12、底径9、通高17厘米。

2. 陶器

壶 1件(M26:8)(图一〇、图版九),出于墓室中部上方的填土内,出土时较完整。泥质灰陶,高颈,圆肩,腹部斜收,颈部饰有两道凸弦纹。口径9.5、肩径14、底径5、高13厘米。

盆 1件(M26:9)(图一一)出土时呈若干碎片,大部分散布于二层台中部和墓室东北部约 1.2×0.6 米的长方形区域内,另有一部分碎片叠压墓主的头骨,拼合后较完整,推测其碎片在下葬时被分别置于各处。泥质灰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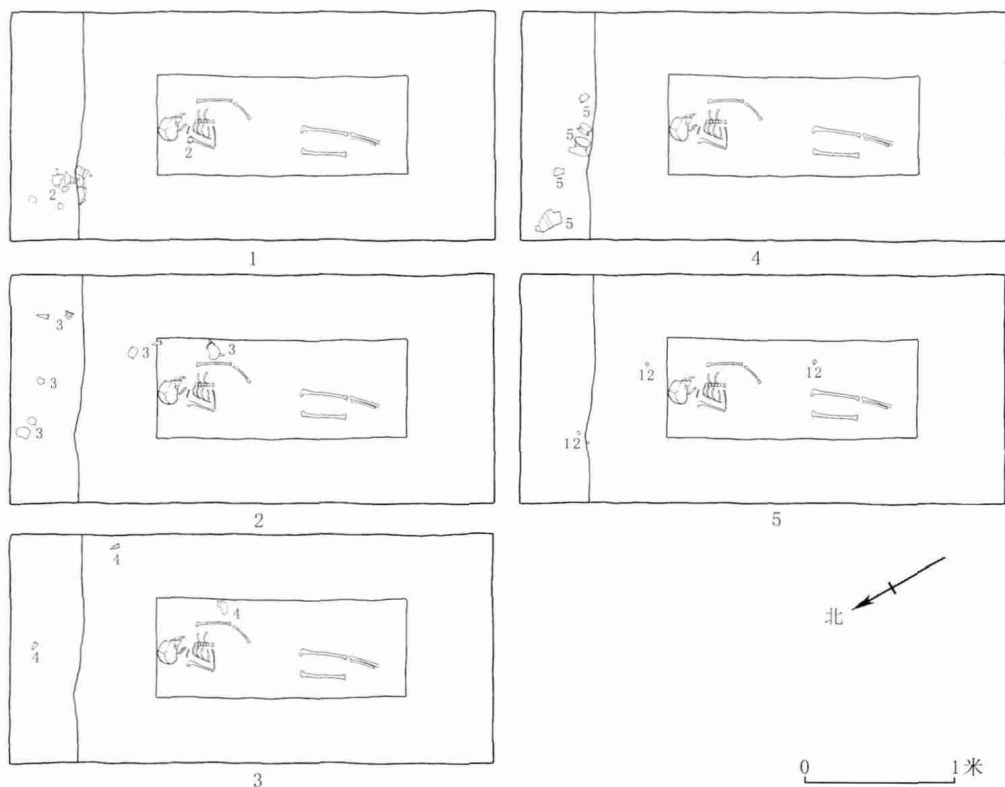
图五 铜罍 (M26:2)



图版三 铜罍 (M26:2)



图版四 破损罍身的变形和错位 (M26:2)



图六 M26 被损铜、玉器碎块分布图

1. M26:2 罍 2. M26:3 鼎 3. M26:4 鼎 4. M26:5 尊 5. M26:12 玉柄形器

卷沿,沿面呈弧状下翻,圆唇,颈部内凹,弧腹,底微凹。器腹与器底饰绳纹。口径 60、底径 14、通高 19.5 厘米。

器座 2 件,1 件仅有少量残片,另 1 件较完整。标本 M26:10(图一二;图版一〇)。出土时呈若干碎片,多与陶盆碎片处于同一位置,部分叠压墓主头骨,拼合后较完整,推测其下葬情况与陶盆相同。泥质黑皮黄胎,敞口,颈部内收,直壁,圈足呈喇叭状。颈部饰有一道凸弦纹,通体饰有 9 组两两成对的凹弦纹,底部饰有一道单独的凹弦纹。腹部有 9 组纵向的镂孔,每组 4 个。底径 40、腹径 24、口径 31、高 38 厘米。

罐 1 件(M26:11)(图一三),出土时呈若干碎片,多与陶盆和器座的碎片同出,一块腹片叠压 M26:6 鼎,部分与器座碎片叠压于墓主头骨上,少量出于 M26:4、6 鼎器腹内。泥质黑皮黄胎,通体饰细绳纹,卷沿,沿面略下翻,尖

唇,束颈,鼓腹,底微内凹。口外径 14、内径 10 厘米,最大腹径 28、底径 12、高 29 厘米。

圆陶片 1 件(M26:14)(图版一一),出于二层台西南角。单面涂朱,横截面为梯形,涂朱面直径 4、另一面直径 3.5、厚 0.6 厘米。

3. 玉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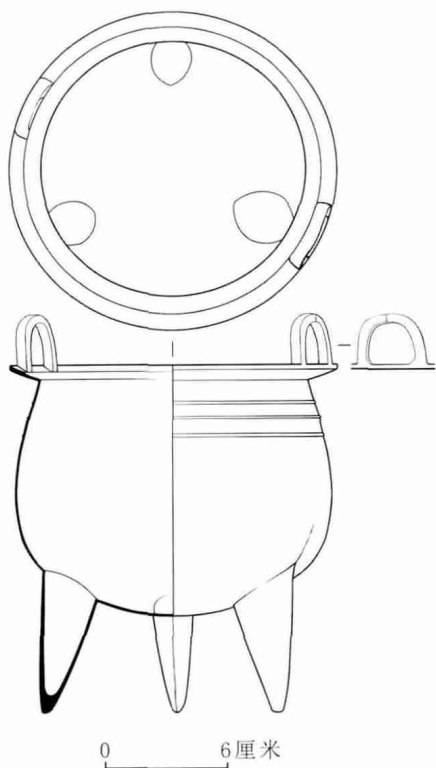
柄形器 1 件(M26:12),仅见 5 件残片(图版一二),出土时分别位于二层台西部、棺与二层台之间以及人骨东侧(图六,5)。从碎片的形制判断应属于同一件玉柄形器,但碎片之间无法拼合,说明这件玉柄形器在下葬前已并非完整器,在下葬时仅部分埋入墓葬。

4. 漆器

豆 1 件(M26:13),仅见残痕,出土于墓室西北部,靠近二层台的位置。

二、H14

(一)灰坑概况



图七 铜鼎 (M26: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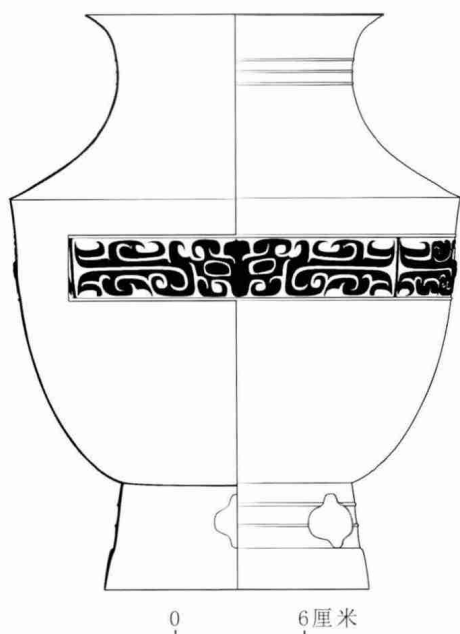
图版六 鼎身圆形凹痕 (M26: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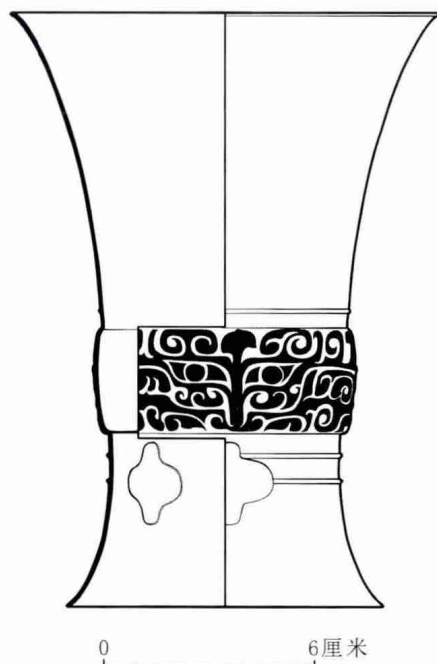
图版七 鼎口部的凹陷和形变 (M26: 26)



图版五 铜鼎 (M26: 26)



图八 铜尊 (M26:5)



图九 铜觚 (M2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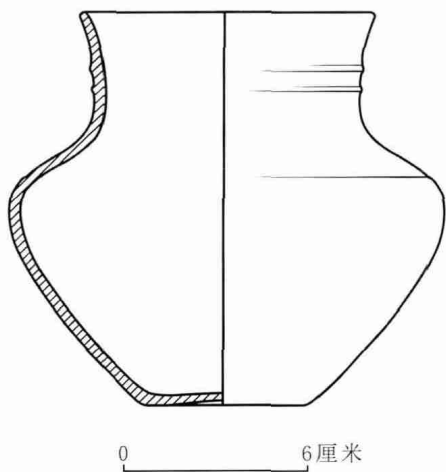


图版八 铜尊 (M2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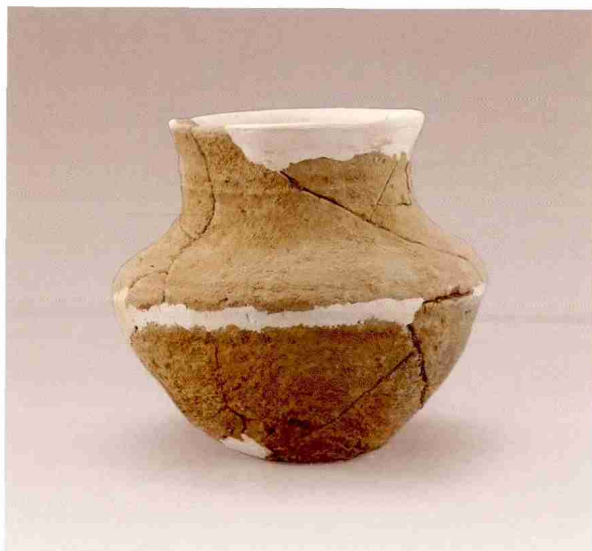
H14(图一四) 开口近似圆角方形 斜壁平底,口大底小,口径约12.8、底径约9.6、深约9.6米。填土为灰黄色黏土,土质较致密。出土遗物仅含陶片,以夹砂灰陶、夹砂红陶为主,

印纹硬陶仅1片。纹饰多见绳纹,硬陶饰雷纹。可辨器类有鬲、盆、罐、器盖和大口缸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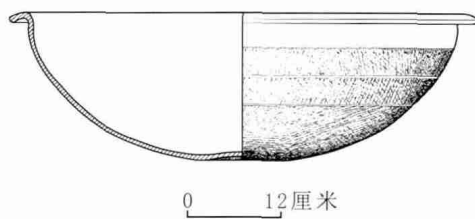
H14 临近湖边,因湖水的侵蚀,周围已无文化层残留,故其性质难以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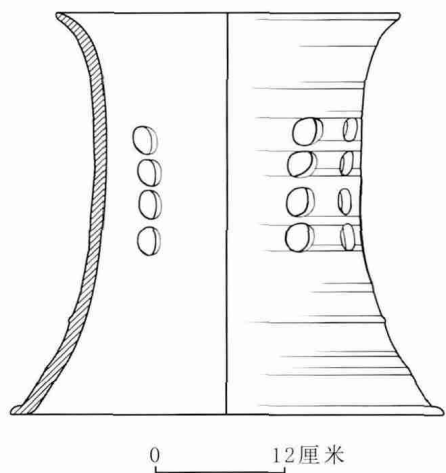
图一〇 陶壶 (M26:8)



图版九 陶壶 (M2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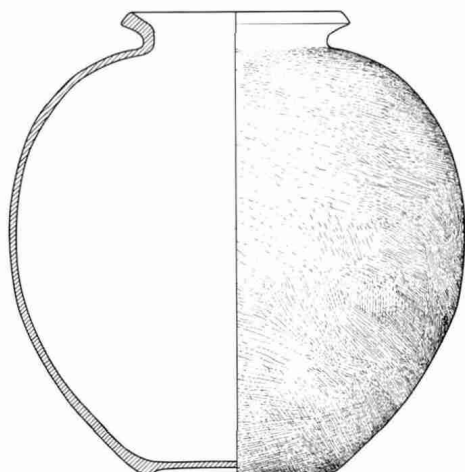
图一一 陶盆 (M26:9)



图一二 陶器座 (M26: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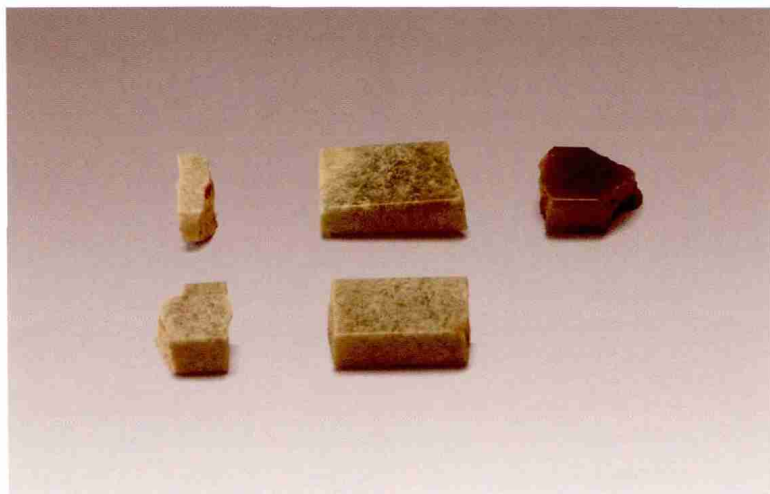
图版一〇 陶器座 (M26:10)



图一三 陶罐 (M26:11)



图版一一 圆陶片 (M26:14)



图版一二 玉柄形器 (M26:12)

(二)出土遗物 仅为陶片。

鬲 共 18 件,其中鬲足 12 件,口沿 6 件,选取标本 3 件。标本 H14:1(图一五 1),夹砂灰陶,折沿上仰,沿面宽斜,唇上缘外侈,下缘有一道凸棱。标本 H14:4(图一五 2),夹砂灰陶,尖唇,平折沿,沿上缘较宽,内沿下有一道凹槽。标本 H14:3(图一五 3),夹砂灰陶,圆唇,平折沿,沿面内侧有一道凹槽。

盆 共 4 件,标本 2 件。标本 H14:27(图一五 4),夹砂黄陶,折沿圆唇,腹壁倾斜,上腹部饰有两道凸棱。标本 H14:13(图一五 5)泥质黑皮陶,折沿圆唇,束颈。

罐 共 2 件。H14:6(图一五 6),夹砂红陶,侈口,圆唇,束颈,腹部饰方格纹。H14:7(图一五 7),泥质灰陶,卷沿,直口,溜肩,肩上饰有两道弦纹。

器盖 1 件(H14:9)(图一五 8)泥质黑皮陶,盖身呈覆碗状,盖口部为折沿,其内缘有凸棱,外缘微上翻,盖身上饰有两道凹弦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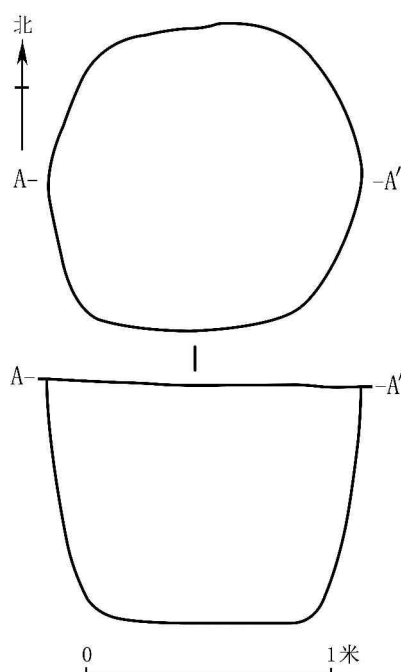
陶缸 共 20 件,其中缸底 4 件,口沿 15 件,仅一件可修复,选为标本。标本 H14:28(图一六;图版一三),出土时残存一半器身,侧置于灰坑中部偏东南位置。夹砂红陶,敞口,尖唇,弧腹下收,颈部有一道附加堆纹,腹部饰方

格纹,凹圆底。口径 35、底径 8、通高 40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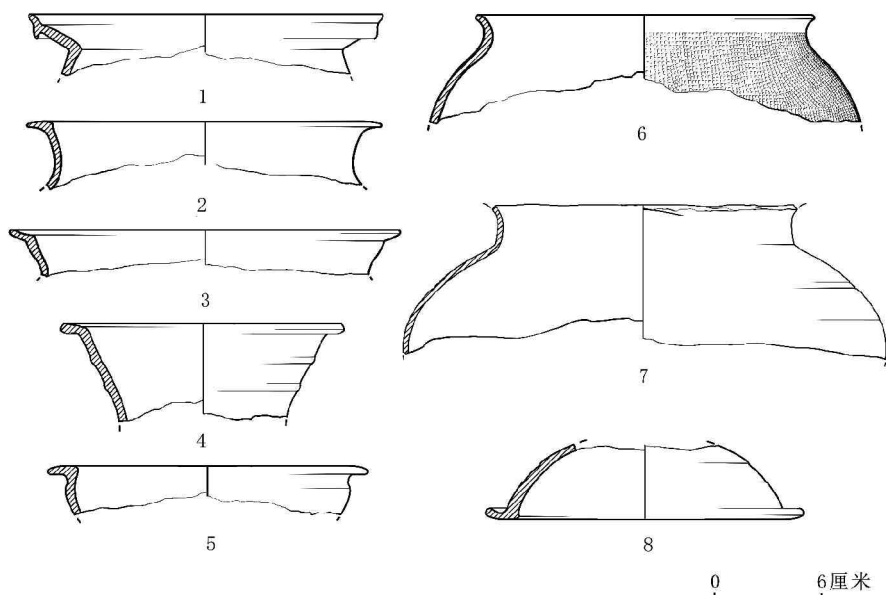
硬陶 1 件(H14:10)(图版一四)。泥质灰陶红胎,饰雷纹。

三、结语

M26 的年代因无明确的层位关系,故只能从器物特征入手判断。M26 铜爵器身宽扁,流尾较短,下腹较浅,器形与盘龙城杨家湾 PYWM5:4 铜爵特征一致^[1],反映了盘龙城较晚阶段的特点^[2],但 M26 爵三角钉状的短柱指向更早的风格。M26 :6 铜鼎形制特征与盘龙城楼子湾 PLWM3:1 铜鼎一致^[3]。铜尊器身瘦长,颈较高,高圈足,均为盘龙城较晚阶段铜尊的特点^[4],尊腹部所饰兽面纹线条粗疏,呈宽带状,近似杨家湾 PYWM4:1 铜尊^[5]。故从青铜器特征观察,M26 应与盘龙城杨家湾 PYWM4、PYWM5 的年代相近,属于盘龙城较晚的阶段,对应中原的二里岗上层较晚阶段。H14 出土的 H14:1 陶鬲,沿面宽斜且唇下缘突出,是典型的二里岗上层晚段即郑州白家庄阶段的风格^[6],其形制近似洹北花园庄遗址出土的 G4:2 陶鬲^[7];H14:3 陶鬲沿内侧饰一道凹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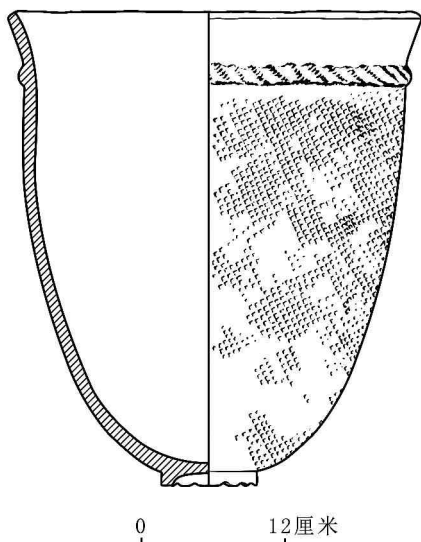


图一四 H14 平、剖面图



图一五 H14 出土陶器

1、2、3 鬲。(H14:1、H14:4、H14:3) 4、5.盆(H14:27、H14:13) 6、7.罐(H14:6、H14:7) 8.器盖(H14:9)



图一六 陶缸(H14:28)



图版一三 陶缸(H14:28)



图版一四 硬陶(H14:10)

是盘龙城较晚阶段的风格^[8]。故 H14 的废弃年代与 M26 类似,也为二里岗上层较晚阶段。

M26 与杨家嘴遗址过去发掘的墓葬属于同一墓地,其等级在该墓地目前发现的墓葬中为最高。杨家嘴遗址发掘了 25 座墓葬,年代跨越盘龙城第二期到第六期,已发表的 13 座墓葬^[9],均位于杨家嘴遗址的东南部,似遵循一定的分布规律:M1、M2 等级较高,年代为盘龙城第五期,随葬品以铜器为主,兼有玉器和陶器,西距 1980-1983 年发掘的杨家嘴 T16 最近,约 40 米,其余墓葬等级较低,随葬品以陶器为主,主要集中分布于 T16 东部约 65-70 米处^[10]。这样的位置关系表明在杨家嘴墓地中,墓葬的排列似依照等级由高到低自西向东分布。M26 西距 T16 约 35 米,从位置来看亦符合杨家嘴墓地的分布规律。在杨家嘴墓地中,M26 规模最大,随葬品中三件鼎、觚、爵、罍、尊各一件的铜器组合,大体量的陶盆和盘龙城少见的器座等情况,均折射出这座墓葬等级较高,稍次于李家嘴 M1、M2^[11]。

M26 的随葬品多残破,如前所述多系人力有意识打破,因此这一现象属于碎器葬。碎器葬是盘龙城常见的葬俗,据统计盘龙城遗址已发表的墓葬中有 22 座存在碎器的现象,这些墓葬大多属于二里岗上层时期,但学界对碎器葬的具体行为不甚了解。碎器葬也常见于郑州商城^[12],暗示两地葬俗相同的人群可能有某种关系。通过分析 M26 随葬品的情况,还可以尝试还原碎器葬的过程。M26 的随葬品中,仅 M26:8 陶壶和 M26:7 铜觚保存完整,其余随葬品均有不同程度的破损,说明下葬时是有选择性的进行碎器的行为。整理发现一件陶器座和 M26:12 玉柄形器的碎片较少且无法拼合,应是下葬前已残破,仅以部分碎片随葬,其余随葬品拼合后较完整,可知下葬时以这些器物的全部碎片随葬。依照下葬时对器物碎片摆放位置的不同可以将碎器葬的行为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将器物的碎片放置于同一位置,以 M26:6 铜鼎和 M26:1 铜爵为例,两件器物出土时均侧置,朝上的器身较完整,朝下的器腹破损,碎片与器身混出于同一位置。第二类为将器物的碎片放置于不同的位置,如各件陶器

的碎片集中混出土于二层台东部 1.2 × 0.6 米的长方形区域中和棺外北侧 0.4 × 0.4 米的正方形区域中 ;M26:2 铜甗的碎片主要散布于二层台西部 , 但有一块位于墓主右肩胛骨下 ; M26:3 铜鼎和 M26:4 铜鼎的器身均位于棺上方的填土中 , 鼎足与其余碎片散布于墓室北部 ;M26:5 铜尊的碎片散布于二层台中部 0.9 × 0.4 米的长方形区域中 , 这些随葬品的分布情况指示着在下葬的过程中这些碎片被人为置于不同的位置。M26:6 铜鼎和 M26:1 铜爵出土时叠压其余铜器的残片 , 说明下葬时先放置第二类“碎器”的残片 , 随后再放置第一类 ; 陶器碎片不仅与铜器碎片混出 , 还出土于墓室东部的填土中 , 说明在墓葬填土的过程中有可能持续地埋藏陶器碎片。综上 , 我们可以观察到商人在执行“碎器”葬俗时的不同选择和行为 , 这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商代的丧葬制度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附记 : 本次发掘领队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张昌平 , 参加发掘的人员有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陈晖、黎骐、邹秋实 ,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本科生苏昕 , 以及盘龙城遗址博物馆副研究员韩用祥。

绘 图 黄玉洪

摄 影 郝勤建 杨 力 苏 昕

执 笔 黎 骐 韩用祥 张昌平

注释 :

[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 : 一九六三年—

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上)》,第 249 页 ,图一八〇.1 ,文物出版社 ,2001 年。

[2] 蒋刚《湖北盘龙城遗址群商代墓葬再探讨》,《四川文物》2005 年第 3 期。

[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 : 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上)》,第 383 页 ,图二八二.3 ,文物出版社 ,2001 年。

[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 : 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上)》,第 458 页 ,文物出版社 ,2001 年。

[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 : 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上)》,第 256 页 ,图一八六.1 ,文物出版社 ,2001 年。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花园庄遗址 1997 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 年第 10 期。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花园庄遗址 1997 年发掘简报》,图五.1《考古》1998 年第 10 期。

[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 : 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上)》,第 475 页 ,文物出版社 ,2001 年。

[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 : 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上)》,第 300 页 ,文物出版社 ,2001 年 ,武汉市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陂县文物管理所《1997~1998 年盘龙城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8 年第 3 期。

[10]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 : 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上)》,第 303~345 页 ,文物出版社 ,2001 年。

[1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 : 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上)》,第 152~181 页 ,文物出版社 ,2001 年。

[1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一九五三年~一九八五年考古发掘报告(上)》,第 574 页 ,文物出版社 ,2001 年。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2014 Excavation on Tomb No.M26 and Ashpit No.H14 in Yangjiazui Site, Panlongcheng

History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Abstract: The excavation was held by the History School of Wuhan University and related departments in 2014. A total of fourteen artifacts were found including bronze, jade, pottery and lacquer wares were unearthed from Tomb No.M26, and it is common that the buried wares were broken intentionally before they were buried. Pottery pieces of Li-cauldron, basin, pot, lid and wild-mouthed vat were unearthed from ashpit No.H14. Both of them belong to the late Upper Erligang Culture. The tomb provides significant data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erary custom of breaking these vessels before it was buried during the Shang Dynasty.

Keywords: Panlongcheng City Site, tomb, Shang Dynasty, funeral wares buried after being broken

(责任编辑、校对 : 陈丽新)